

良友文庫

父子之間

周文創作

上海良友圖書

父子之間
周文創作

良友文庫

良友文庫

10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次

不弟	一
家藥店	一五
天到春天	六四
天	一四八
天幾頓	一八八
投水	二二〇
父子之間（原名「午前」）	二五一

弟 弟

呵，弟弟，他離開這世界已經一年多了！他的死，究竟是他的幸福，還是他的不幸？這我可「說不清」；然而這對於我——只要在百忙中有些兒的閒暇，或者在深更夜靜一個人睜着眼睛躺在床上時候，他的那種天真的面孔便要闖進我的腦子裏來，彷彿在耳邊上又聽見了一聲「哥哥」，一剎間，那種血肉模糊的尸身就好像擺在眼前來了。呵，我痛苦，然而我却願意用這痛苦來挑出一些不願意忘却的回憶。

弟弟在小孩子的時候，很頑皮，他從來就好像不覺得他應該讀書似的。爸死的時候，他才三歲，家境困難，他當然不知道，這以後，每逢新年過完，聽見媽打算的全是我的事情，他還只會睜着一雙天真的大眼睛，好像聽人家說着不相干

的海外故事似的，——其實他那時已經快要十歲，是該讀書的時候了。

媽當時雖然吐了血，但還是要硬着頭皮反抗那些伯叔們投來的欺侮；他承繼着爸留下來的——一間小商店，挺着腰在一般親友們的面前硬把場面撐持；……這些，都是爲了我們呵！她的希望是：讓兒子們將來給她爭口氣吧！她就這樣地活下來了。每年總是到年頭就得到各處去爲我們張羅讀書費；不，應該說是爲了我一個。借錢是那麼艱難呵！她每次在輕蔑的眼光底下走出人家櫃房的時候，心裏只能這麼想：先把大的一個「盤」出來吧。然而弟弟也就這麼被丟在一邊了。

弟弟有一身粗獷的皮肉。臉跟手都在太陽下晒得通紅。矮矮地，然而氣奪奪地，一見着人總是睜大着他那大大的黑眼睛。我每天下午放學回家，很少看見他，直到晚上，媽替我點着豆大火光的菜油燈，督着我溫書的時候，他才鼻青眼腫地跳着回來，有時候，臉上還帶着一條條的爪傷。當然，媽又要扭着他的耳朵拉在條凳上打屁股了。板子還沒碰到肉，他就先要啊啲啊啲地亂嚷起來；等到打

完了，一股幽怨而又不在乎的情緒又閃上他那黑紅的臉龐。這樣子，終於使媽用袖頭蒙着眼睛哭了。不過，媽的哭，只在爸死的時候是號啕，用髮髻碰着棺材，數說着她受伯叔們的欺侮跟隣舍們造謠的事情；可是在現在，她只能一面小聲地抽搖着，一面偷偷地望望窗口上有沒有偷看的眼睛。她的心是分成許多方面的呵：又怕大兒子不專心，又恨二兒子不爭氣，又怕隣舍們聽見，又想着店子裏的生意。一聽見夥計們在外邊跟顧客爭論着的聲音，媽常常是馬上抹乾了眼淚，裝着沒甚麼事似的拐着小腳兒又出去應酬去了。

雖然，弟弟並不因為這樣就馴善起來，在棹旁老是弄着他的衣角，擲起他的嘴唇。媽喊他：

「小田，吃飯了。」

沒答。

「乖，吃了吧。」

又沒答。他甚至於把嚙起的嘴唇閉了起來。

「你怕還要討打！」媽憤怒起來了。

然而還是沒答。

除非是祖父從外邊刁着煙桿進來，吼着痰的聲音，他才像老鼠般地躲開。媽見着祖父來，把哭臉也裝着笑臉迎上去。祖父是曾經把叔叔們的謠言當成真事來痛罵媽過的。他跳起腳來罵：

「不要臉的，滾回你娘家去！不要污了我們的田氏門宗！」

弟弟就怕他，然而他躲出門去的時候，隔窗簾就做了一下打槍的姿勢：

「噃！」他嘴裏面這麼悄悄叫一聲，又跑出去和一些野孩子們學兵操，打明仗去了。

有一天，因為一個夥計欺負了媽，他賣了貨的錢自己裝進袋子裏被媽發覺了，他硬不承認，而且馬上就要收拾行李離開店子。那意思好像說，「不是我，

你一個寡婦就能够撐持到現在麼？」

媽正在氣得發戰的時候，弟弟恰巧又在外邊惹了禍回來，媽的打自然就更加不客氣了。媽一面哭一面打：

「你怎麼不爭氣呵！」

「啊喲啊喲……」

「你怎麼變成了人呵！」

「啊喲啊喲……」

「你怎麼……」

「啊喲啊喲……」

起頭看的人都覺得好笑，漸漸的看見媽越打越認真，弟弟的聲音也沒有了，就只聽見板子碰在屁股上清脆的聲音。

這一回，媽才離開堂屋的時候，弟弟就不見了。頓時全屋都驚嚇起來，提着

燈籠四處分頭找去。媽急得臉發白，幾乎瘋狂，看見那些街隣幸災樂禍的臉色，好像說出家那寡婦出了「報應」了！而且漸漸都圍了上來：

「跑了嗎？」

「跑了！」

「怎麼跑了？」

「哦！跑了！」

媽聽見這些聲音，幸好不會昏倒下去。媽哭着悄悄向我說，她後悔她不該錯打弟弟了。好容易到了第二天上午才在母舅家的堂屋門背後找着，硬拉了回來。從此以後，衆人就給他取一個叫「蠻子」的綽號了。

弟弟的確有一股蠻勁兒。他常常嘲笑我；因為我是會經過繼給大伯母承祧了的。所以弟弟有時在受氣之後見我笑他，就粗暴地喊道：

「滾，滾，滾回你家屋裏去吧！」

雖然我感覺到好像受了侮辱，但我只好讓他。我有時候真怕他用他那粗暴的拳頭打上我這瘦筋筋的身上的。

「噫，噫，不要臉，賴着吃人家的飯！你闊，這新衣裳還是我家的！」他再這麼說的時候，我也真的要馬上脫下衣裳，負氣地跑到大伯母那兒去。可是媽又把我拉着了。她叫我不要信他的話。她說我是兩邊的兒；他是「蠻子」。

不過，弟弟這蠻勁兒有時候是很有用的。有一回在離開門口不遠，一個同學欺侮我的時候，我紅着臉把手一揚，可是這位同學並不怕，依然直衝衝地站在我面前，弄得許多圍看的人們都哄笑了。可是弟弟却舞動着一根大秤杆吆喝着趕上來了，老遠就聽見鐵秤鉤搖撞在秤杆上叮噹的聲音。那同學掉轉屁股就跑，弟弟還追了十幾步。圍着看的人們自然又哈哈的笑，可是這笑聲的意味又不同先前的了。

媽有時候，在無可如何中，停着手上的針線，睜着遐想似的眼睛，自己安慰

自己地喃喃說着：

「算命的說我還有十年就交運了，你們兩弟兄是一文一武，十年……」

雖然十年，然而在母親那嘴角上一剎的微笑好像表示着並不算長。不過這以後，她覺得究竟非把弟弟送進學校不可了。就是關也把他關在學校裏，於是坐着來等這「十年」！究竟因為錢的關係，弟弟跟我只好各人進一個不同的學校，他是跟那些光腳板的孩子們同學的。還不到一年我就看見他讀破了五本三字經。那學校的先生在怎樣的教法，學生在怎樣的讀法，那只有天曉得。我在外縣放暑假回家的時候，聽見媽說，先生喜歡抽鴉片烟，弟弟是常常在小河裏水淋淋地拉回來的。

後來，生活一天天地困難起來，店子幾乎開不下去。媽叫我不讀書了，趁着有一個親戚在軍隊裏做官，叫我到他那兒去。至於弟弟呢，他已經十四歲了，只好再叫他讀兩年書，好經理店子，媽也好有替手了。

弟弟這天當我同媽商量的時候，他在門那面悄悄的聽一會就不聲不響地出去賭錢去了。因為是新年，媽也不管他的。我有時間他：

「弟弟，今年你願意讀甚麼學校？」

「別管我的！」他怔一下大眼睛又走了。

以後那些夥計們便逗他：

「小田！你還賭錢；你哥哥要做官去了！」

弟弟放下牌，橫着眼睛說道：

「不稀罕，喝，做官！媽媽的，你也小田小田的，滾你媽的蛋！」

「看你這就不是做官人的樣子！」他們還逗他。

「滾你的媽！」

媽忽然拿着板子出來了：

「我不信，甚麼新年就打不得！哼，你要橫豪，等娘閉了眼睛的時候！」

弟弟氣得眼睛發直，拐拐旁邊的王二，把牌一拋，就一溜烟的跑了。

有一天，一個夥計向媽說，他聽見隔壁的王二在跟弟弟商量偷跑呢。媽就趕快把房裏的櫃子打開看，錢是好好的，不會動過一點，跟着就趕快找一把鎖來鎖上了。心想他沒有錢決不敢跑的。況且從來沒有出過門的他跟王二，一定也不會曉得從哪條路走。叫防着他就是了。

誰知到了媽給我看好日子要起程的前一天，王二的媽跑來問我們看見她家的王二沒有，媽也才發覺了弟弟的不在，着急起來了。於是又弄得大家分頭去找。媽再去看看櫃子，好的；錢，也好的；別的甚麼東西也都不曾動一點兒。媽這才抱着弟弟昨天剛換下來的汗衣哭起來了。她哭她從前不該忘了他讀書的問題：她沒有好好地養過他；連好的衣服也沒有給他縫一件；就是要走，連好日子都不揀一個，一個錢都不拿就走了！

「我怎麼對得起他呵！」媽這麼地哭。

後來在無可如何中，媽只好但願他是向着親戚那兒去的。揀好了許多他的衣裳，裝在我的箱子裏，還特別把弟弟平日心愛的一個餅乾筒子拿出來裝進一些糖炒的米花進去。

「你去見着弟弟說，給，這是他的，叫他不要忘了媽媽……」

媽說到這裏簡直又哽咽地哭起來了，淚水一顆顆地滴進米花筒子裏。

「我怎麼想得完呵！你還沒有回家的時候，他說，媽媽，你老人家也辛苦了，明年我來看店子。我說，……他又說，媽媽，你不要給我做衣裳了，哥哥的我還可以穿，……哪曉得他才騙了我走了呵！他丟了這許多想頭，我怎麼……」

媽又湧着淚水說不下去了。我無可如何地站在旁邊。

「媽媽，弟弟不會走失的，一定是到那邊去了。我不要再坐轎子了。我也走路去。」

媽斗然把眼睛睜大起來，望着我，感動得嘴唇非常顫動。

「不，」她說。「轎子已經訂好了，坐去，不要給人家笑話！還是坐轎子去，娘就是吃稀飯也不要緊。只要你們在外邊好好做事，一天高升一天，掙得錢回來。你只要去記得給弟弟說，不要忘了媽媽……」

我坐着轎子，在許多羨慕的眼光中離開家鄉，到了親戚那兒的時候，果然他們嚷着弟弟已經在那兒了。他們原來說馬上叫他回來的，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肯，他說他當火伙都幹的。他們就只好把他留在這兒當弁兵了。

我到的這天，很想馬上就見到他，可是他怎麼也不來。一直到第三天上我才到書記處的門口見他興沖沖地跑了來，我幾乎不認得了。他的身上已經換了灰布軍衣，掛着一隻小小的白郎甯。他這樣的變化，我心裏面感着了些兒的微痛。想着我們這樣的分歧，我簡直非常的不安。才要招呼他，可是他一掉頭就飛跑出去了。以後雖然見了面，然而也僅僅是三兩句，沒有一點好聲息——

「弟弟，你不要夥着他們弁兵們去賭錢呵！」我說。

「噫，噫，……」一句。

「弟弟，你沒有事，哥哥來教你一點書。」我又說。

「噫，噫，……」兩句。

我再說：

「弟弟……」

「噫，……」他把大眼睛一怔，把我送他的新從省城買來的打火機拿着又走了。

後來就常常聽見他跟弁兵們賭錢，甚至吵架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擔心。恰巧在這個時候，我們這裏的部隊跟駐在我們家鄉的部隊通電開戰了，而且已經在前線上得了勝利。那親戚高興地說道：

「好，打到你們的家鄉，就叫你媽媽把他關起來吧。」

在路上開差的時候，我很想叫他同我們一塊在後方走，但是一點影子也找他

不着；特別是進攻家鄉獅虎崗的那天非常担心。對面的部隊正死守在崗上，沿崗子散着一條好幾里的散兵綫，俯望着我們走到的一條小市鎮。站在鎮頭，很清楚地可以看見崗子上的橋頭正在衝鋒，子彈像蜂子般峙呀峙地向頭上掠過。據說我們的先頭部隊已經衝上去了。那親戚也衝上去了，是正面。呵，弟弟才十四歲呵，那小手兒怎開得來那小手槍！

等到打敗敵軍，踏着許多已死跟半死的尸體進城的時候，我的眼睛急急地在那裏面搜索。在路上，我抓着這個問，抓着那個問。等到回家的時候，媽說弟弟是騎着一匹蠻馬跟着隊伍進城，人在那馬上小小地怪可憐的，可是他剛回來吃了半盤飯，怕別人抓住他似的，又跳跳地騎上馬跑去了。雖然，媽的那話裏倒帶了幾分得意似的。因為有鄰人在旁邊，她的話說得更響。

後來才知道弟弟真胆大。當那些弁兵衝鋒的時候，叫他不要去，他答應了，然而終于也跟着他們的屁股後走去。等到衝過橋的時候，才發現他從離橋兩三丈